

“铁建情怀”

坚实的足迹

□ 刘震

前不久,远在新疆库尔勒项目的同事在工作群里发了一组祭奠南疆铁路修筑过程中牺牲烈士的照片。我被照片中墓碑上革命烈士的名字所吸引,烈士名叫郭志月,多美的名字啊。碑文清楚地记录着他1965年入伍,1979年牺牲。假如他18岁入伍,牺牲时也仅仅32岁啊!看着照片上群山下的一座座坟墓,我不禁想又有多少修筑南疆铁路的烈士长眠于天山脚下、塔河两岸?想到这里,突然觉得眼睛酸酸的。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铁道兵是一支为共和国建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部队,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百万大军大撤退的拉开,铁道兵听党指挥,于1984年退出解放军战斗序列。如今兵改工快40年了,中国铁建也早已发展成为名列世界500强、具有30万员工的大型国有企业。施工现场生活条件、福利待遇与40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活条件好了,职工中独生子女多了,就业选择多了,那新一代的年轻人还能像当年的铁道兵一样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热爱集体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疑问,而是所有关注中国铁建发展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担心,但随着在企业工作时间的推移,我愈发坚信

中国铁建的未来可期,中国铁建的年轻人值得期待。举两个例子,也是我的亲身经历。2019年盛夏,济青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距离提前4个月竣工通车的时间节点不足1月。此时作为项目卡脖子工程的高密服务区与马店互通建设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项目成立了青年突击队,面对困难小伙子们喊出了“宁可晒掉一层皮,也要全争第一”的攻坚口号。于是,在那个火热的6月,年轻的小伙子们头顶着烈日,脚踩滚烫的沥青路面忘我工作。那段时间里,累了他们就躺在路边的涵洞里打个盹;来不及回项目吃饭,就让同事打包把饭送到工地上;手脚起了水泡,就自己用针挑破继续坚守在工地上。就这样靠着“一天顶两天、一人当两人”的劲头,小伙子们硬生生地啃下了通车前的最后一块硬骨头,他们也被股份公司授予“青年先锋”称号。

今年,我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铁十四局汶马高速项目采访。在汶川至马尔康平均海拔1600米的龙门山断裂带上,负责施工的是一群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年轻人。六年中他们经历了塌方、泥石流、地震、山洪等数不清的险情,克服了极其复杂的地形、极其复杂的地质、极其复杂的气候条件、极其脆弱的生态条件、极其复杂的工程建设环境,解决长大纵坡、冰冻积雪、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难题,并与

当地羌族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采访中他们以苦为乐、无私奉献的家国情,让我感动不已。

我还去过很多项目,像这样甘于奉献、吃苦耐劳、热爱企业的优秀青年,在我的身边还有很多。他们在青春最美好的年纪里,在中国铁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并在艰苦的岁月里坚守自己最初的选择,最终成就了企业,也成就了自己。

回望企业发展的历史,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挑战和诱惑;从铁道兵成立之初面对战火硝烟时的生死抉择到和平建设时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时的奉献牺牲;从改革开放兵改工时期的弄潮搏杀到如今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优胜劣汰。正是中国铁建这一代又一代的有为青年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踏下的坚实足迹,才孕育了“对党忠诚、听党指挥、志在四方、为国奉献”的企业文化,才为后来人留下了可以追寻先辈荣光的清晰足迹。

沿着先辈们留下的足迹前行,无论是在大漠高原还是在江南水乡,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在异国他乡,新时代的铁路青年一样走的自信而坚定。每当脑海里闪过他们黝黑的面庞、坚毅的目光、灿烂的微笑时,我都坚信他们定会为后来人踩出如先辈们一样坚实的足迹。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四公司

“工地人物”

李金柱的质检生活

□ 邹兆喜

“金柱,金柱,马上到西站房首层北侧来!”

“好的,严工,马上到!”

“李金柱,你马上给我到城市通廊东侧来!”

“好的,严工,马上到!”

每一天,在京沈高铁北京朝阳站房机电项目人员与监理构成的技术交流微信群里,总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呼叫,同事们每一次听到,都会笑道:“李工又被严监理拎走了!”

京沈高铁朝阳站房项目由中铁建设集团总承包施工,刚进不惑之年的李金柱在项目上负责机电安装暖通质检工作。一个“小小的”质检员,同样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而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引起了我的好奇,想要更多的了解他。

“要做好质检工作,态度要端正,腿脚要勤快,专业知识要扎实,对图纸和现场要熟悉,当然,还要和施工队、监理处理好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辅助技术主管做好现场质量控制。”李金柱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

说到勤快和专业,李金柱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有目共睹。每一天,他除了晚上做资料,整理施工质量情况外,白天几乎都奔波在工地上,微信步数超过2万步对他来讲只能算是家常便饭。多年的质检工作,让李金柱对尺寸精度特别的敏感:安装上的水管道他一打眼,就可以判断出水平坡度是否符合规范;进场的镀锌钢板他可以立即说出是否合格,即使偏差0.1毫米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久而久之,大家都说李金柱的眼睛就是长在身上的水平仪、测厚仪。

做质检工作,每天都要和施工队打交道。施工质量成了李金柱脸上的晴雨表,而施工队班工和工人们对他也是“又爱又恨”:施工过程中遇到需要专

业协调的事,不好解决的施工问题,只要找到他,他总能以最快的速度从中协调、解决掉;但是,如果哪个施工队责任心不强,施工质量上出了问题,他也绝不手软,限期整改的通知单一张张地发下去,让施工队老板和代班们叫苦不迭。当然,结果是每一次都会及时整改到位,这才让他平息了“雷霆之怒”。在这种认真负责的管理下,朝阳站房通风空调工程质量得到较大提升。经他检验合格的通风、水暖系统报验上去,在监理那里几乎都是一次性通过,所以大家对他竖起大拇指,称他是报验的“绿色通道”!

在很多人眼中,质检员和监理工程师经常是水火不容,但是在京沈高铁朝阳站房工程,李金柱和监理工程师严工维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朝阳站房工程的监理在总监带领下,工作都非常严谨,尤其是负责咱们水暖的严工,不但工作能力强,责任心强,这种责任心不仅仅表现在每天对质量的监督上,更体现在对我们整体进度和质量的推动上。”每次说起经常“折腾”他的监理工程师,李金柱总是赞不绝口。

“不要只夸监理,能够看出来,你自己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我笑着问他。

“我差得远呢!我倾向有能力的人多学习。”李金柱总是很谦逊。

“能够感觉到你和严工其实都很欣赏对方,你们一定是好朋友吧?”

“不算!”李金柱摇摇头:“工作性质决定我们和监理单位不能走的过近。在这个项目,我们更多是工作关系。我上次对严工说,我给你买一瓶水都不喝,等北京疫情结束了请你喝酒。严工说这个项目遇到全国疫情影响,以及后来北京疫情的反复,大家都不容易。尤其工程目标是鲁班奖,对质

量的要求更高,所以大家工作中有些摩擦都很正常。现在齐心协力把项目做好,等干完这个工程,他不再是我们监理的时候再喝,到时候他请我。”李金柱笑道。

可以看出,李金柱和监理工程师平日里都恪守自己的工作本分,但是长期的配合、共同的质量意识,让他们感到“惺惺相惜”,共同把守着朝阳站房暖通工程的质量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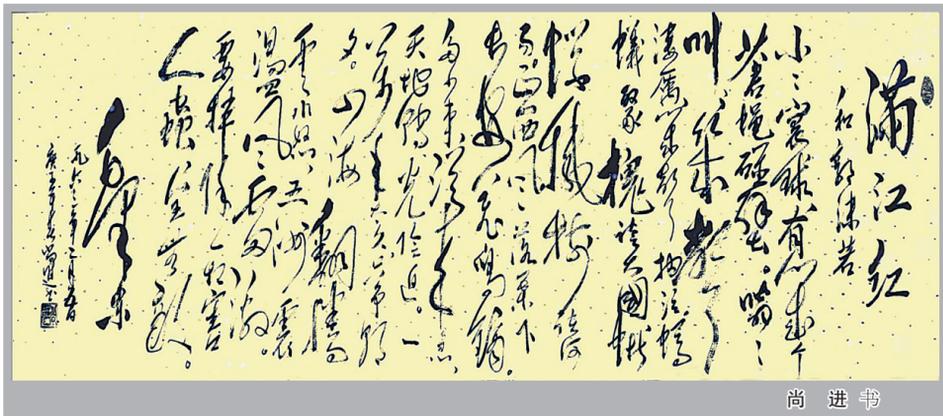
“当质检每天都要在现场跑,不论寒暑,风雨无阻,工作非常辛苦,您就没想过换个岗位?”同是项目质检员的我笑着问他。

他摇摇头:“其实在机电项目负责人周益金和总工王炎波的带领下,我们项目部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勤奋和刻苦,这已经形成一种工作氛围,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员。我做质检工作,心中想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并且,设备安装公司近年来深入研发智慧机电,优化建筑机电安装系统的综合作业,努力打造中铁芯专业品牌,我越发感到自己的欠缺。我的学历不高,用电脑画图也不熟练,还有很多缺点。等到下个项目,没这么忙了,我要把我的函授学历拿下,再好好学的学电脑画图,以后才能跟上公司发展的脚步!”李金柱感叹道。

“您在咱们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公司工作这么多年,觉得最大的成就,或者说最让您感到自豪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中铁建设人,参与这么多重点工程建设,本身就让我感到很自豪。”李金柱笑道:“至于成就,我这些年参与过的昆明南站、华为一期、二期等多个项目都拿了鲁班奖等建筑大奖,我觉得这些集体荣誉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作者单位:中铁建设



奋进在历史的余影里

□ 王云海

当奔竞千里的水流徜徉在平原的怀里酣眠时,长江的水汽在夜色葱茏中,搭着晨风,在幽夜里撕出一道口子,匆匆穿越栖霞山麓,绕过钟山之侧,轻吻在低山缓岗,附着在静谧的河湖之上,悄悄给南京穿上一件素纱禅衣,使其秀色若隐若现,好不叫人心动。

当第一缕晨光射穿薄雾,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便涌来一股和风,吹醒整座都市。草叶上,水雾凝成的露珠在阳光照耀下,开始映射出千年古都的魅力余影,街上便迎来一个温馨的晨。

在中国铁建南京南部新城项目施工现场,每次拍照,远方的钟山总是喜欢跳进来,它是那么的巍峨壮丽,使我不得不对它的强行入镜表示默许。我知它身上长眠了不少英雄豪杰,也曾引无数高人竞折腰。脚下的这片土地,被它默默注视着千年。

在项目展示区,我无意间看到,那里整齐齐摆放了不少石块,四周被围栏隔开,像是有意供到访客观赏。从其面上的槽痕和质感看得出,这绝非寻常之物。一旁的项目书记周训伦告诉我,这是施工时拆卸下来的。“你可别小瞧,这可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哩”,他很自豪地说完,又用手指了指远处,一队工人正在那儿进行破除作业。“这些是原大校场机场副跑道破除时拆下来的,民国时候的混凝土了。”我顿然对这些石块起了兴趣。

站在管廊施工的爬梯上,我纵目

远望,不禁遥想,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此登台阅武,千军肃立,壮士森然,一派“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的威严,何其雄哉;在《康熙南巡图》里,这里旌旗猎猎,骏马长嘶,演武场上沸腾、喧嚣、欢呼声此起彼伏,何其壮哉……从“大校场”到“大校场”,这里见证了大明立国的威武严整、康乾盛世的雍容繁华,也目睹了近代中国在时代浪潮中的步履蹒跚。当日寇的飞机扑向这座古老的城市时,警报声、爆炸声、哭叫声也曾在这里萦绕不绝;敌机狂炸中,那些未及弱冠的青年又在这里驾机迎敌,带着不屈和愤怒搏击长空,将青春与热血涂染在了南京的蓝天。

不曾想,在时光的画轴里,这儿竟也曾充当过历史的焦点和坐标。从画卷中找寻到的关于这片土地的信息不可胜数,只记得,它最后一次成为历史聚焦时刻的背景,则是1949年1月21日下午,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之际,身披黑色斗篷的蒋介石驱车到此,登上“美龄”号专机,黯然神伤地飞离南京。

“走,我带你去看整个新城的规划展厅,它的未来全都浓缩在那儿。”项目经理顾伟把我带到了他们施工的成品建筑里。2015年7月大校场机场实现腾飞,“大校场机场”这个名词从此走入历史,作为南京主城区内唯一可供规模开发的黄金地,南

部新城呈现在了南京奔向未来的设计图纸上。这片从明初一沿袭至今的“军用”区域,按照规划,将被打造成为智慧生态新城,成为古老南京新的增长极。“知道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座重量级文化机构也将在这里建设新馆”,谈及这片土地的规划,他显得格外激动。这是诗意江南同文化金陵的完美叠合,而历史与未来也将在这里融合。

历史的轨迹里,人民空军在这里振翅翱翔,抚万里山河……而今,中国铁建的队伍在这里披星戴月,挥汗如雨,用双手塑造这座千年名城的新辉煌。

身旁的建设者有序进出,电焊在钢筋林里蹦出热烈的火花,吊装设备似耸入云霄的巨人一般,纤长的钢缆在柔风中吊物坠的笔直,插在围挡上的铁建旗被风吹得呼呼作响。顶管机在这里奋力掘进,每个人都在奔跑着,忙碌的画面就像被人摁下了快进键,让人目不暇接。

钟山映入眼帘的是历史的余影,这影铺洒在脚下的工地上,同繁忙的人影交织在一起,勾勒出这片土地新的朝气与活力。不远的将来,一座座智慧建筑将在这里拔地而起,笔直的大道、欢乐的人群、明亮的校园将在这里不断充实,巍巍钟山、琅琅书声融绘出一幅璀璨和谐的美丽画卷。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五局二公司

“亲情似海”

□ 韩松余

父亲的肩膀

父亲长得不高也不帅,工资微薄。长相平凡的他走入人海就会被淹没。从记事以来,父亲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的肩膀。

父亲的肩膀没有外婆的后背那么佝偻,却也没有母亲的怀抱那么温暖。但是,无论是上学放学或者周末逛街的路上,你总能看见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材微微发福的中年男人,肩膀上坐着一个乳臭未干、甚至牙齿都没长齐的小男孩。小时候家里没钱买车,父亲的肩膀对我来说就是那时最好的交通工具,家乡话叫做“马马肩”。

小时候住在县城里,学校离家差不多一公里,我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父亲抓住我的两条腿腿脚地行走走在小路上,在路上我最大的乐趣就是伸出手去抓头顶上掠过的树叶。有时父亲也会一边赶路一边唱歌,时隔多年我早已记不清他唱的什么歌,脑海里模糊萦绕着的只有他浑厚铿锵的嗓音。

时间在他的肩膀上悄悄溜走,不

知不觉间我就看见了学校的红瓦白墙。在教室望向窗外,我看到父亲的肩膀上有两道浅浅的印痕,坐在四方方的板凳上竟然也像有了些颠簸的感觉,我噗嗤地笑出声。

夕阳西下时,父亲又会准时地出现在学校门口,将年幼的我举起放在肩膀上,一颠一颠地往回走。暖黄色的晚霞把我们的身影拉成一道细长的影子。我坐在父亲的肩膀上,一只手轻抚抓着他的头发,另一只手拍打着细汗的额头,兴奋地说道:“爸爸,我今天举手回答问题后老师表扬我了!”父亲的肩膀轻轻颤抖,笑声像那些歌一样浑厚,和稚嫩的声音一起在山城中流淌,逐渐融化在草莓糖果色的夕照里。我有时也会在父亲的肩膀上睡着,两只小手衬在父亲的脑袋上,他茂密的头发痒痒地刺着我的脸,悠悠转醒时已经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家门了。

父亲还会带我在小院子里乘凉,动一动,胳膊一挥,本想它们就会自觉地飞走,但蚊子仍然非常执着地在脸庞和胳膊上,叮咬出大大小小的肿包,奇痒难耐。

父亲坐在台阶上,我坐在父亲的肩膀上。我断断续续地数夜幕中的繁星,晚风徐徐吹来,吹散了父亲肩膀上流下的汗水,远远地还仿佛带着躲在树叶中的蝉鸣叫,还有池塘里小鱼摆尾时激起的小浪花声。那是夏天最惬意的时光。

时过境迁,后来我们从县城住进了城市里,父亲也攒足了钱,家里买了自行车、摩托车,甚至坐上了宽敞明亮的小汽车,童年时坐在父亲肩膀上的颠簸感随着我的渐渐长大,也再感受不到了。

逐渐成熟,逐渐明白。原来父亲驮起我走路时的颠簸,不仅是因为承担着我身体的重量,还有这个家的重量,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扛在肩膀上,走出的每一步才沉重艰难。那时我暗自许下的心愿,即使我的肩膀还十分稚嫩,我也希望自己能早日长大,用坚实的肩膀承担起这个家的一角。

后来,父亲依然平凡,长得不高也不帅。我从小时候要踮起脚仰望他的肩膀,到现在轻轻举起手便可以触碰到他的肩膀,时光如白驹过隙,有太多的东西已经改变。但我仍然难以忘怀,曾经父亲的肩膀像是一座移动的城堡,带我去看过遥远的最美丽的风景。

作者单位: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

“志在四方”

□ 谈军志

与高原的初次邂逅

碧蓝的天空、雪白的云朵、翠绿的草原、成群的牛羊、清澈的湖水、茫茫的戈壁、顶峰积雪的远山……透过车窗眺望,青藏铁路沿线的景物像一曲壮美悠远、节奏鲜明的交响乐。

仲夏时节,我乘火车从金城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穿过高原门户青海西宁,来到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格尔木,初次邂逅了这片让我魂牵梦萦的雪域高原。

格尔木,蒙古语是“河流密集的地方”的意思。当地人告诉我,格尔木有昆仑河、格尔木河、那仁郭勒河等大小河流数十条之多。这些河流,滋润着柴达木盆地南缘的干涸土地,也养育着数十万高原儿女。

清晨,我乘坐汽车直奔距离格尔木市50公里外的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建设工地。铁路两侧的戈壁沙滩上,中铁二十一局近百名身着黄马甲的工人们正在挖沟槽、轧芦苇、铲沙子,进行草方格施工作业,为铁路安全运行穿上“芦苇衣”,筑起“防沙障”。

紫外线强,是每个人上高原的第

一感觉。太阳照在我的脸上火辣辣的,一天时间,衣袖内外的胳膊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黑白印记。现场技术员陈飞说,他第一次来到高原,三五天就把一张“小白脸”晒成“关公脸”,还蜕了几层皮,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包公脸”。

早就听说格尔木天气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这次让我亲身感受到了。早上还是乌云密布,疑似要下倾盆大雨,转眼间就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午饭后又刮起来沙尘暴,黄沙漫天飞舞,沙子吹打在脸上有些疼。

缺氧是高原的最大特点。从小在四川盆地长大的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高原反应”。那是到格尔木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出现胸闷气短、呼吸急促、心跳加速、头晕恶心的状况。白天跑工地已经很累,晚上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眠,直到凌晨1点多才在昏昏沉沉中睡去。

这里的蚊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蚊子多如牛毛,手随便一挥就能感觉到蚊子的碰撞。我站在铁路沿线操作无人机,不一会儿,全身就落满了密密麻麻的一层。身体

动一动,胳膊一挥,本想它们就会自觉地飞走,但蚊子仍然非常执着地在脸庞和胳膊上,叮咬出大大小小的肿包,奇痒难耐。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我仅在这里待了不到一周,就觉得诸多不适,但格库铁路建设者却在这里奋战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戈壁荒漠地带修筑出一条钢铁大动脉。最艰难的时候,工地沿线没水、没电、没信号,他们硬是在全线路先完成驻地建设,在大漠深处安下了舒适温馨的家。炎炎盛夏,是蚊子肆虐的季节。他们顶着40多度的高温,戴着防蚊面罩,精心打造的“样板段”工程在全线推广应用。

他们中不少人曾经参加过青藏铁路建设,如今在格库铁路建设中,续写雪域高原新传奇。严寒,缺氧,风沙大,紫外线强,在内地常人不可想象的恶劣环境下,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攻克了盐渍土对路基和桥梁桩基耐久性的侵蚀难题,保护了高原湿地生态环境,获得了多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成果,为这条“大漠新丝路”建设奉献了青春和汗水。

汽车驶离工地已经很远,我回头看见格库铁路建设者还坚守在风沙防护工程现场,为铁路安全运行保驾护航。远处一面鲜艳的党旗在高原风中,猎猎飘扬。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一局



千帆竞发势如虹

李春蕾 摄